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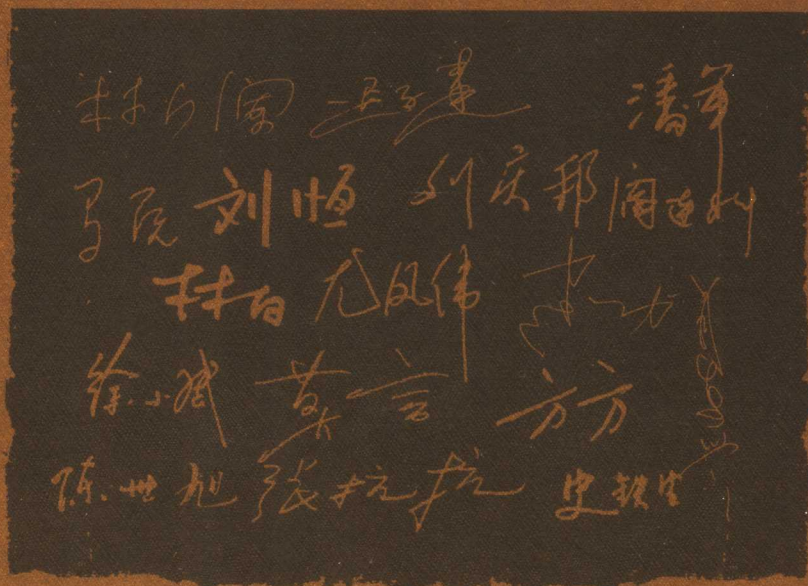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
1950—2005

名家名著评点书系·文本典藏卷

菊花的幽香

刘恒 / 章德宁 / 主编



同心出版社



北京文学五十年

菊花的幽香 文本典藏卷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花的幽香/刘恒, 章德宁主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6-161-2

I. 菊… II. ①刘… ②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2792 号

菊花的幽香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 编: 100734

电 话: (010) 65298603、65298683

E-mail: txcb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 印张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庆祝北京市文联成立 55 周年暨《北京文学》创刊 55 周年
系列活动组委会主任:吕浩才**

副主任:陈世崇 陈志强 黎 晶 索谦 张占琴
毕 昆 李 青

顾 问:陈 模 宋 汎 马玉田

《〈北京文学〉55 年典藏》编委会名誉主任:林斤澜

编委会名誉副主任:

李清泉 浩 然 赵金九 陈世崇 朱述新

编委会主任:黎 晶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迅韬 刘 恒 刘霆昭 李清泉 吴双明
杨晓升 孟亚辉 章德宁 傅用霖 傅雅雯
蓝春荣 解玺璋 谭 谊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责任编辑:蒋爱民

序

上 下

林斤澜

我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一个单位里相处多年，现在出 55 周年纪念文集，叫我写几个字。正好遇上“高温天气”，我又是“高危人群”，戏言“天人合高”，也无可推辞。

拿过文集选目一看，觉得有些年头选得多，有些年头没有选什么，回想好些年单位里的“上下”，竟也杂乱。我不知道编辑部在干什么，想来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我不能“编”大事记，也不能“辑”年表，就是一般的叙述也困难重重。

我当《北京文学》的主编，也只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一段时间。那是闭关锁国多年之后，“开放”开始，外国思潮不分先后都是时鲜，随时水涨，随网上来。

“一会儿，满刊物的意识流。一会儿，编辑部里全是人与人不可理解，世界荒谬。一会儿想入非非。一会儿寻根……可就是生活还是‘泥河一样流’，文学的时尚，与生活的真实脱节。”

偏偏脱节的同时，叫人睁眼看见“一元化”的“皇历”翻过去了，闭眼也觉出来多元的气象，探头探脑而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也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早已思潮万千，策略万变，昨日恍如隔世。我们做美梦的，做噩梦的，都若梦中惊觉。究竟清醒没有？问谁呢？全知全觉的死了。

最好不说话，如果非说不可，最好说点陈年八代。

陈年八代的意思是：不定哪个年代听说的，至今也还听见，也还听得过去。可见会有些道理，起码比生吞活剥的顶用。

这些话里有一句话说：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这两“出”是一句还是两句，都有理由足够解释。不过没多少意思先放过一边，行文还是力求简略“为荷”。

《北京文学》一度停刊，先后总算“存活”了五十又五年，“变幻大王旗”也若干次。现在出作品选集，不免经年作难。有的年头选不清，推给篇幅限制，“存目”备考。有的年头推一个“代表”也难。就有“代表”在别的年头曾是“毒草”，又在别的年头“平反”，现在的年头又数他“帅”。

现在虽说“多元”，但“一元”派头还有皮有脸，还“唯我独革”。选家总要代表刊物要“多”，又总要有自己的“一”。要说“多”包涵，又要把自己的“一”押上去。还要在“多”中，看见有几分之“一”是自闭，直至自绝。

20 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上教座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砖，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当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嚼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儿来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感，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举着说：我愿意，我爱。

为这本身，又在陈年八代里“鹦鹉学舌”：“二出”——“出人才出作品”。

又把选集的多选少选，归到“二出”身上。

又把走开了的，出嫁他乡的，改换门庭的，眼见走向不归之路走向死胡同的，召唤回归文学本身。殊不知这召唤成了响亮的口号，成了文学运动。

这本选集上有栏目“文本典藏”。请出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学标兵做本身的典范，请来当今的名家点评典范本身的标兵光彩。

我绕来绕去起了广告作用，却不能在请出的请来的中间，找出众口一词，议论一律，一口清。

我只找出一些有关系的字，如美如爱如力……生命力、活力、原力，还有生生不息，诗的本质，和谐，梦幻，灵感，启发，奇迹……

我想在在都有道理。但必须只挑一个的话，我打算挑“爱”。因为这个字在过去，“脸上也挂着斗争”的年代，被拷问过血统、出身、经历，从受过的教育和吃过的奶，体无完肤，灭了。现如今又被媒体宣传，电视表扬，“广而告之”，“歌以咏志”，宗教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街头巷尾，打做招牌，俗了。眼见灭过，俗过。也眼见不灭不俗。忽然警觉，难道这个字也有“双刃剑”的性格。

现在比喻“双刃剑”也不少了。尤其在重要的发明上，关系着“大事”。我说的不过“小情”。“大事小情”，若出一辙。

这也是奇迹，宗教家说：“奇迹就是奇迹”。不加解释。我想必要加上猛然的感受，如同灵感：刹那兴奋，若出战栗。

2005年8月，北京。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

为编辑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我们忙碌在市文联资料室的地下书库里。在混合着霉味、土腥的空气中，《北京文学》几十年的合订本，静静地躺在高大、粗壮的书架上。由于编辑部多次搬家，更因为其间经历过“文革”，在杂志社已找不到全套的《北京文学》了。创刊以来的全套合订本，我这次才第一次见到。翻开泛黄、发脆的书页，创刊号上有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竟是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者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5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起敬肃然！

《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

《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刊较早的一份文艺月刊。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了，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直至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为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刘恒先后担任刊物的正、副主编；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张志民和职业编辑谭谊、李清泉、苏辛群都当过《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实行的是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开始，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1996年我担任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之前，陆续主持过《北京文学》工作的有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一代代编辑家的胆识和睿智，辛劳付出和艰难突破，成就了《北京文学》半个多世纪的不息而生生。他们之中有几位已经过世了，我们将永远深切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便是与他们的英魂共一脉心血，继续他们对《北京文学》事业的承担与挚爱。

《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多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至今，16开本仍然保持着，但其间，页码发生过很大变化：

1955年40页；1956年52页；1957年1~7期52页（1957年第7期，大半本是“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1957年8~12期48页；1958年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32页，下半年又改为月刊，56页；1960~1964年56页（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64页；1966年（连市文联资料室都没有，已不知其面目，据说到第5期就停刊了）；1971年12期~1972年12月，不定期，共试刊5期，88页、104页、80页不等，称《北京新文艺》；1973年~1994年，基本是80页；其中1973、1974、1975为双月刊；1995~1996年96页；1997年112页；1998~2002年120页；2003年改为半月刊，上下半月刊各为136页；2004年~现在，上下半月刊各152页。

明年，《北京文学》两刊的定价都是七元钱了，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都只售二角钱左右。如1958年第10期，定价一角五分；1978年，每册二角五分；1979年，每册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涨到每册九角；1990年，每册一元五角；1994年，每册两元；1995年，每册三元；1997年，每册已经五元了。1998年~2005年，每期定价均为六元八角（《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期定价七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号的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类文字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字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更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

1999年主要栏目：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年净言/记忆/人物/旧文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

2001年主要栏目：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天下中文/文化观察/新人自荐/真情写作/纸上交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从中折射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沧桑。这是一段凝固的文学历史，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同时，令我们想起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名字和享誉文坛乃至震惊世界的名篇：1961年1月号上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这个剧本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一个导火索；至今难忘的还有汪曾祺的《大淦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以及20世纪末那一组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文章。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20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她以自己骄人的业绩，成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的实践者和繁荣发展的见证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所幸的是，《北京文学》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和市财政、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03年1月始，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2003年新创办的下半月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践“好看、权威、典藏”的办刊理念，在栏目设置上力求“人无我有”，在选稿标准和出刊时间上力求“人有我精，我快”，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的“名家评点名作”卷，便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文本典藏”栏目的结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套文集虽有六本、300多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散文随笔卷、名家评点名作卷，但仍无法囊括《北京文学》55年来的所有精华，不少获奖的作品也未能编入，而只作为“存目”“记录在案”。有几篇当年系按中篇发表的小说，此次因出版时篇幅原因，只能收入短篇小说卷。编选也只好到2002年，一是因为近两年的刊物毕竟容易找到，二是近两年的好作品已出过多种选本：《好看小说选》、《作家人气榜》、《现实中国》、《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等。

因种种原因，这套选集尚有不少疏漏、遗憾，敬请广大读者和文学前辈见谅。借此机会，谨向始终关心和支持《北京文学》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前辈致谢！致敬！

《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5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5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份杂志，则是将近六百期的积淀，摞在一起，有二、三个人之高。人们常说“著作等身”，而摞在一起的55年的《北京文学》何止“等身”？那是数倍于“等身”之巨啊！对服务于这份杂志的工作人员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尤其是飞翔的文学梦想，一寸一寸生命付出的无怨无悔，更有攀登人类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的艰苦卓绝和执著。

55年，《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良好的文学传统。在读者心目中，她是一份关注时代、民生和人类心灵，品性高雅，张扬艺术理想的文学杂志。这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精神指向。

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能够如此地真正靠近文学，乃是我们的幸福。文学温暖我们，文学照亮我们，文学滋养我们，文学感召我们。文学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文学使我们懂得敬畏、思考和感动，文学使我们富有，文学使我们拥有了一种忘我的爱，更使我们在平凡而致远中拥有一种童真般的高贵。这就是文学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5年前，在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0周年时，著名作家王蒙曾撰写文章《刊物比人更长久》。今天，我们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时，这句话仍然最能代表我们这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杂志社同仁对这本刊物最美好的祝愿——刊物比人更长久！

谨以本套文集见证你们、我们、他们的文学道路和理想。

谨以本套文集纪念你们、我们、他们的青春和不朽梦想。

2005年8月12日凌晨4点

目 录

序 上下	林斤澜(1)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3)
菊花的幽香	[英]劳伦斯著 莫言评点/(1)
与莫言对谈——关于劳伦斯和《菊花的幽香》及当代小说现状	莫言、《北京文学》编辑/(20)
爱与创造——劳伦斯的情爱之旅	长 江(36)
在流放地	[奥地利]卡夫卡著 刘恒评点/(43)
关于《在流放地》的问答	刘恒、《北京文学》编辑/(62)
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奥地利]卡夫卡/(68)
丈 夫	沈从文著 刘庆邦评点/(78)
与刘庆邦对谈	刘庆邦、《北京文学》编辑/(92)
沈从文像小商人	[马来西亚]温梓川/(101)
一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的故事	钱理群/(104)
河的第三条岸	[巴西]罗萨著 阎连科评点/(111)
《河的第三条岸》问答	阎连科、《北京文学》编辑/(115)
王佛脱险记	[法]尤瑟纳尔著 林白评点/(120)
《王佛脱险记》问答	林白、《北京文学》编辑/(128)
解读《王佛脱险记》	余 华/(131)
南 方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 潘军评点/(133)
秘密的奇迹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 潘军评点/(139)
与潘军谈博尔赫斯	潘军、《北京文学》编辑/(145)
陈小手	汪曾祺著 林斤澜评点/(150)

与林斤澜谈汪曾祺	林斤澜、《北京文学》编辑/(153)
嫩绿淡黄	林斤澜/(155)
卡尔维诺短篇小说七篇	[意大利]卡尔维诺著/(157)
与史铁生对谈	史铁生、《北京文学》编辑/(168)
社 戏	鲁迅著 迟子建评点/(179)
鲁迅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迟子建、《北京文学》编辑/(186)
柴 火	[美]卡佛著 肖复兴评点/(191)
小说文本和叙事技巧的文学价值	肖复兴、《北京文学》编辑/(201)
善良的乡下人	[美]奥康纳著 马原评点/(205)
与马原对谈	马原、《北京文学》编辑/(224)
钢琴教师	[奥地利]耶利内克著 徐小斌评点/(231)
爱是如此艰难	徐小斌、艾琳/(250)
千里马	[俄]巴别尔著 张抗抗评点/(254)
永远的《骑兵军》	张抗抗、《北京文学》编辑/(260)
红头绳儿	王鼎钧著 陈建功评点/(266)
简洁的魅力	陈建功、《北京文学》编辑/(272)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美]马克·吐温著 尤凤伟评点/(276)
谈马克·吐温	尤凤伟、《北京文学》编辑/(281)
杀人者	[美]海明威著 陈世旭评点/(286)
海明威的骄傲是无法模仿的	陈世旭、《北京文学》编辑/(295)
墙上的斑点	[英]伍尔夫著 方方评点/(302)
陪着她一起想入非非	方方、《北京文学》编辑/(308)

菊花的幽香

[英] D. H. 劳伦斯 著

莫言 评点

那辆小火车头，第四号机车，拖着七辆装满货物的货车，从塞尔斯顿哐啷哐啷地摇摇晃晃驶来。它轰响着在转弯处出现，看来好像全速在行驶，可是待在荆豆丛中被它惊走的那匹小马慢慢地跑了几步，就把它抛到了后面，荆豆丛在阴冷的下午仍然蒙眬不清地摇曳着。一个女人沿铁路线朝“矮树林”走去，这时往后退进树篱，把提篮挎在身旁，注视着驶来的机车的踏板。就在地陷入晃动的黑货车和树篱之间，很渺小地站在那儿时，那列敞车一节接一节缓慢、呆板地隆隆驶过。接下来，列车蜿蜒而去，驶向那片小灌木林，枯萎的橡树叶在那儿悄然无声地落下。同时，正在啄食铁轨旁边鲜红的蔷薇果的鸟儿，全慌忙窜进已经悄悄潜入树丛的暮色里去。在空旷的地方，机车喷起的黑烟沉了下去，在乱草丛中四散开。田野荒凉、落寞；一片长满芦苇的池塘自然形成一处很有奇趣的地方；在通向池塘前面的那块沼泽地上，家禽早已不到桤木林里去游逛，全都栖息在涂了柏油的家禽棚里了。矿坑坑口在池塘那面隐隐呈现出来，火焰在下午凝滞的光线里像血红的创伤那样舔着灰蒙蒙的四侧。再向前去，高耸着布林斯利煤矿的圆锥形烟囱和粗陋、乌黑的头架。两只转轮衬着天空飞快地旋转。卷扬机一阵阵短暂地啪啪响着。矿工们正在走出来。

机车拉响了汽笛，驶进煤矿旁边那片宽阔的铁路停车场，一排排敞车停留在那儿。

矿工们独自一人，一个跟着一个，或者三三五五，像幽灵似地走了过去，分散回家。由煤渣路向下走三步，有一所低矮的小屋坐落在侧轨的肋形平面边沿。一棵藤蔓像骨头似的大葡萄藤牢牢地攀在那屋子上，仿佛要一把扯走那个瓦顶似的。几株寒冬的报春花生长在砖砌的小院子四周。再往前，那片长长的花园倾斜向下，延伸到一条长满矮树的溪流

又是写的
细致，决定
细节的生动
与深刻。

似乎透露
出不安或不
祥。

观察与
联想

简洁的肖像描写。

旁边，有一些生满细枝的苹果树、小李树，以及蔫不唧儿的卷心菜。在小径旁边，点缀着一些纷乱的粉红色菊花，宛如挂在矮树上的粉红碎布。一个女人从花园中央那个毛毡遮盖着的家禽棚里弯身走出来，把门关上，锁好，然后直起身子，把一些小羽毛从白围裙上掸去。

她是一个身材修长、神态高傲的女人，相貌漂亮，生着两道乌黑的眉毛。光滑的黑发整齐地分开。有一会儿工夫，她从容地站着，注视着沿铁路走过的矿工。随后，她转身朝着那道溪流，脸色平静、坚定，那张嘴紧紧抿着，露出幻想破灭的神情。过了一会儿，她叫唤道：

“约翰！”没有人回答。她等了一下，然后嗓音清晰地说：

“你在哪儿？”

“在这儿！”一个孩子很不乐意的嗓音从矮树丛中传了出来。女人透过苍茫的暮色尽力张望。

“你在小溪边上吗？”她严厉地问。

孩子作为回答，从皮鞭般竖着的悬钩子新枝间钻了出来。他是一个矮小、结实的五岁男孩，静静地、倔强地站在那儿。

“噢！”母亲安下心来，说。“我还以为你在下边那道潮湿的溪水旁边哩——你总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

孩子既没有动，也没有回答。

“来吧，来，回屋里去，”她更温和地说，“天快黑下来了。你外公的机车都已经开来啦！”

孩子带着怨气，一语不发，慢吞吞地朝前走来。他穿着裤子和背心，衣服的料子太厚太硬，不适合做这种尺寸的衣服。它们显然是用大人的衣服改短了的。

他们慢吞吞地朝屋子走去时，孩子扯着一簇簇高高低低的菊花，把花瓣大把大把地沿小路扔下。

“别这么做——看起来太邋遢啦。”他妈妈说。他停住了。妈妈突然神情可怜地折断了一枝有三四朵蔫了的花儿的细枝，把花儿贴在自己脸上。等母子俩到了小院子里后，她的手游移起来。接着，她没有把花儿放开，反而把它别在自己的围裙带子上。母子俩站在门前三级台阶下，越过那片铁路停车场，望着纷纷回家的矿工们。轮床似的小火车一下子驶到眼前来。机车突然掠过这所房屋，在大门对面停住了。

火车司机是一个矮个子的男人，蓄着一圈花白胡须。他从女人上面高高的驾驶室里探出身来。

“你有一杯茶吗？”他兴致勃勃、精神抖擞地问。

这是她的父亲。她走进屋子，说她这就去沏，不一会儿又回来了。

简洁的结尾。

菊花的象征意义。

“我星期日没有来看你。”花白胡须、矮小身材的男人开口说。

“我也料到你不会来。”他女儿说。

火车司机愣了一下。接着，他重新摆出那副兴致勃勃、轻松愉快的态度说：

“啊，那么你也听说了？唔，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太快一点儿啦。”她回答。

那个身材矮小的人听到她的简短的责难，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带哄带骗而又冷静得怕人地说：

“噻，一个男人怎么办呢？像个陌生人那样坐在自己的火炉旁边，这可不是一个我这岁数的男人所过的生活。再说，如果我打算再结婚的话，那么迟结还不如早结——这对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女人没有答话，转身又走进屋子去。驾驶室里的男人十分执拗地站在那儿，直等到她端着一杯茶和一只盛有一片黄油面包的盘子又走回来。她走上那几级梯级，站在嘶嘶作响的机车踏板旁边。

“你用不着给我拿黄油面包来，”她父亲说，“我只要喝杯茶，”——他津津有味地一口口呷着——“真不错。”他喝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听说沃尔特又跟人家一块儿喝酒去啦。”

“他多会儿不去喝呢？”女人痛苦地说。

“我在‘纳尔逊爵爷’^①那儿听人家讲，他在去之前就夸下海口，说这回的酒钱由他出：也就是说半英镑。”

“这是多会儿的事？”女人问。

“星期六晚上——我知道这话不假。”

“很可能，”她痛苦地笑了一声，“他交给我二十三先令。”

“是呀，一个男人怎么花自己挣的钱都不会，成了一个胡闹的畜生，这可糟透啦！”花白络腮胡须的男人说。女人把脸避开。她父亲喝完了最后一口茶，把茶杯递给她。

“是呀，”他抹了抹嘴，叹息着说，“这就决定了一切，是这样——”

他把一只手放在控制杆上。那辆小机车紧张呻吟起来，整列火车朝着过轨口隆隆驶去。女人又朝铁轨那面望了望。暮色渐渐地降落在铁路和货车之间的空地上，矿工们变成一群群阴暗、黝黑的人形，还在回家去。卷扬机急速地转动着，只短暂地歇上一会儿。伊丽莎白·贝茨望望那道沉闷的人流，随后就走进屋子去了。她丈夫没有回来。

手稿坊

① 酒店的字号。

厨房很小，洋溢着火光。火红的煤块发出熊熊的火光，一直堆到烟囷口。这间房里的全部生气似乎都在那个洁白、温暖的壁炉里，钢铁的炉围映照出红彤彤的火光。桌布已经铺好，准备吃茶点了，茶杯在暗处闪闪发光。厨房后部，楼梯最下几级伸进里面来的地方，坐着那个男孩儿，正用一柄小刀拼命在削一块白木^①。他几乎隐藏在黑暗里。那时是四点半。他们等父亲一回来就好吃茶点了。母亲注视着儿子绷起脸在和那块木头进行无聊的拼搏，她从他的沉默与执拗中看出了自己的个性，还从孩子只顾自己、不关心其他一切这一点上看到了他父亲的为人。这时，她似乎尽想着她丈夫。他大概已经走过自己的家，溜过自己的家门口，让晚餐摆在这儿白白糟践掉，自己却去喝上一回酒才回来。她瞥了大钟一眼，然后拿起土豆到院子里去把水浇掉。溪流那面的花园和田野全都淹没在黑暗里。当她拿着平底锅直起身来，听凭浇出的水在身后的暮色中冒着热气时，她看到那条大路上的黄灯全已经点亮了。大路越过铁轨间的空地和那片田野，延伸到远远的那座小山上。

这时，她又看着匆匆回家的工人们，现在人越来越少了。

在屋子里，炉火正在逐渐减弱，房里变成了暗红色。女人把平底锅放在炉旁的铁架上，把一块调制好的布丁搁在烘箱口附近。接着，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在这时，轻快的脚步声令人高兴地来到了门口。有人用手握住门门，停留了一下，随后一个小女孩儿走了进来，把户外穿的衣服脱掉，摘下帽子时还把一大簇刚从金黄长成栗色的鬃发带下来，披到了她的眼睛上。

母亲责备她放学回来晚了，又说在阴暗的冬天她将不得不把她留在家中。

“嗨，妈，这会儿其实一点儿也不黑。路灯还没点上哩。爹也还没有回家来。”

“是呀，他还没有回来。不过已经四点三刻啦！你曾见到点儿他的影子吗？”

这孩子变得严肃起来，用沉思的大蓝眼睛望着母亲。

“没有，妈，我没有看见他。怎么？他由这儿走过去，上老布林斯利那儿去了吗？他没有，妈，因为我并没有看见他。”

“这一点他会留神的，”母亲怨恨地说，“他会注意着不给你瞧见。不过他管保是坐在‘威尔士亲王’^②那儿，要不他不会这么晚不回来

① 指椴属、三角叶杨等的木材。

② 酒店的字号。

的。”

女孩儿可怜巴巴地望着她母亲。

“我们吃茶点吧，妈，好吗？”她说。

母亲把约翰叫唤到餐桌旁来。她又一次把门拉开，朝着外面黑沉沉的铁路线那面望去。四下里一片荒凉，她听不见卷扬机的声音。

“也许，”她自言自语，“他留下把开采的活儿干掉点儿。”

他们坐下吃茶点。约翰坐在餐桌靠近门口那头，几乎消失在黑暗里。他们彼此都看不清别人的脸。女孩儿蜷着身体靠紧炉围，把一片很厚的面包在火面前缓缓地移动着。男孩儿坐在那儿望着她，他的脸在昏暗中成了一个模糊的斑痕。女孩儿在熊熊的火光中似乎改变了形象。

“在火光下看，一切的确很美。”那孩子说。

“是吗？”她母亲说。“为什么？”

“火光那么红彤彤的，而且满是些小窟窿——感觉也很舒服，简直可以闻到它啦。”

“马上就加煤啦，”母亲回答，“到那时，要是你爹回来，他就会埋怨说，人家一身汗水从矿井下面回家来，总是连个火也没有——小酒店里总是暖暖和和的。”

房间里静默了一会儿，后来那个男孩儿抱怨道：“快点儿，好安妮。”

“唔，我在烤着！我没法让火烤得快一些，对不对？”

“她晃动个不停，好烤得慢些。”男孩儿嘀咕说。

“别这样瞎想，孩子。”母亲回答。

不一会儿，黑暗的房间只听见嘎吱嘎吱咬烤脆的面包的声音。母亲吃得很少。她坚定地喝着茶，坐在那儿沉思。等她站起身时，胸中的怒火从严肃、挺直的头颅可以明白地看了出来。她望望炉围里面的布丁，突然发作道：

“一个男人连回家吃饭都不能做到，这真是一件丢脸的丑事！要是炉火烧得只剩一堆煤灰，我也瞧不出我干吗要在意。走过自己的家门口，到一家小酒店去。我倒预备好他的晚饭，坐在这儿等他——”

她走出去。在她把煤一块块丢在红火上时，墙壁上渐渐黑暗下去，到最后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

“我瞧不见啦。”隐没在黑暗中的约翰抱怨说。母亲不由得笑出声来。

“你总知道怎样把吃的送进嘴去。”她说，一面把簸箕放到门外。等她像一个幽灵又回到火炉旁边时，那个男孩儿很不高兴地又抱怨了一

又是卷扬机。

一个少女奇特的感觉

母子之间的对话非常精彩！
围炉夜话